



东鳞西爪王世襄

李辉

第一次走进王世襄家,他们还住在芳嘉园胡同十五号小院。那是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,为写黄苗子郁风夫妇传记,特地去采访他们夫妇。

一九五七年王世襄邀请黄苗子一家、张正宇一家住进他的这座小院,长达二十余年。王世襄、黄苗子都被打成右派,可谓同病相怜,朝夕相处,在这座小院里度过最艰难的日子,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。

在撰写《人在漩涡——黄苗子与郁风》一书时,王世襄一家自然是不可缺少的描写对象,这也是我第一次写到他们。其中一段写道:

在芳嘉园的主人王世襄、袁荃猷身上,黄苗子郁风感受着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极为难得的沉静、陶醉、投入、执着。王世襄这位出生于成长于这座小院的老北京,从小学到大学,一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兴趣与爱好。他说他在大学里不是一个好学生,因为他所专注的不是课本,而是古老的家具,天上悠扬的鸽哨,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葫芦,甚至还有那些永远叫个不停的蟋蟀,以及永远让他津津有味的美食。……袁荃猷大家闺秀出身,弹得一手古琴,毕生从事古代音乐研究,精于描花剪纸,所绘明清家具,令美术家们也为之钦佩。(《人在漩涡》)

那两年,黄苗子郁风夫妇定居澳大利亚,偶尔回京,我们常去他们的团结湖家中看望。一次,七十多岁的王世襄,骑着自行车从芳嘉园前来,送来他亲自做的油爆河虾,我们有缘品尝了这位美食家的佳肴。

见过不少认真的人,但王世襄的认真、较真、执拗,无人可比。我写他的画传《找一片自己的天地》,他认真画出表格,把所有照片依序排列,加以说明。他还自己列出年表,分别划分为不同阶段,帮助我认识他的一生:

第一阶段:学前时期;

第二阶段:玩物丧志时期;

第三阶段:认真学习、认真工作、全力以赴追归文物报效人民时期;

第四阶段:坎坷蹉跎三十年(最初写为:根出荃茎死时期长达三十年之久,三十年未能好好工作及研究,只能偷着研究工作);

第五阶段:知识分子春天,暂结丰硕子时期(并在表格里按年份列出出版的著作)。

如此认真、细致之人,焉能不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?他被打成右派,但于逆境中仍然不忘初心,继续研究明清家具、竹刻、鸽哨、葫芦等民间工艺,这才没有荒废时光,终于在晚年一鸣惊人,享誉海内外。

我二〇〇〇年想为王世襄写本画传,又一次走进他家。这时他们已离开芳嘉园,搬到芳草地的迪阳公寓。新的公寓楼,房间的摆设仍如芳嘉园一样,杂乱无序。好东西实在太多,都不舍得扔,到处塞得满满的。就是在这个

新居里,我们有了几次长谈。

在随后写的文章中,我把芳嘉园院子写成“小院”。初稿拿去,老先生颇不以为然,特意予以纠正。说芳嘉园的院子并不小,起码可以说是“院落”。他为此写来一段话加以说明:

芳嘉园旧居是有四合院,四进房屋,后门开在新鲜胡同的一所住房,虽不算大,至少也是中等,直到五十年代才只剩中间一个院子,但仍相当大。似宜称为院落而不用“小院”字样。

或说明到50年代中剩中间一个院子,成了小院,也比较符合事实。(王世襄补正)

他就是如此认真、细致。我整理他的谈话录音,他逐字修改,或删节,或补充。为写这篇“藏与跋”,二十年后,出这些录音整理件和文章修改件重新翻阅,我为自己汗颜而惭愧,更为他费力校订而感动。

想想也是,三十多年来,正是因为结识许多老前辈,他们以不同方式帮助我、熏陶我,我的粗心大意、只求快不求细的毛病才略有改善。“注意细节,注意细节”,如今也成为我告诫身边年轻朋友的口头禅。

认真之人,必然较真,也毫不给别人留一点儿情面。

王世襄以美食家著称,并且担任过中国烹饪鉴定委员会的副主任(具体名称不详),京城有名的餐饮饭店,如果看到他入座就餐,必然使出浑身解数,希望能听到他的几句赞许。

一次,我们到京城一家以烤鸭著称的饭店吃饭,老板跑前跑后,用最拿手的几道菜请王世襄品尝。上一道,王世襄说不行,再上一道,王世襄还是说不行,不是那个味。连续几道菜下来,他硬是没有一句表扬的话。老板脸上挂不住,只好直截了当地问:“那您说为什么不行?到底怎么不行?”王世襄摇摇头,不语。其实,我们吃起来觉得挺不错。看着尴尬局面,我心想,老头真是太不给面子,好歹鼓励两句也好。

不过,这就是王世襄。

写好王世襄画传,连同巴金、梁思成、杨宪益、丁聪、邓拓等几本画传,列入大象出版社的“大象人物聚集书系”出版。二〇〇三年,我们在人民日报社对面的一家谭家菜举办活动,并在饭店大堂举办一次“沧桑看云”的展览,主要展示我所写的这些人物图片。

这是一次难得的活动,王世襄、杨宪益、丁聪沈峻夫妇、黄苗子郁风夫妇、高莽、姜德明、沈昌文等在京朋友参加,大象出版社周常林李亚娜崔琰等几位朋友前来。

吃饭时,王世襄与一位出版界的老领导坐在一起。这位领导拿出这套画传,请在座的几位传主分别签名,转到王世襄手上时,老头坚决不肯签名。他说:“这不是我写的书,我不能签。”劝他也没有,就是不松口,不留情面。这局

面同样让我感到有点儿尴尬。

大约在二〇〇五年,一位广州记者前来北京希望采访一批文化老人,我推荐杨宪益、王世襄、黄苗子等人。他如约前去采访王世襄,回到广州后,将录音整理件寄给王世襄,请他校订。

一天,我打去电话,询问校阅情况。先是一位三联书店编辑接电话,然后老头拿过电话,劈头盖脸把我训斥一番:“我这么大年纪了,眼睛又不好,校样看了好几天。以后你别再给我找这种事情。我有多少事情要做。”他骂的自然有理,的确不应该过多打扰他。

可是,他一点儿也不给我留情面,我心里确实不爽。我赶紧把话打住,放下电话。我其实也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,越想越窝火。在袁荃猷去世之后,我一般每个月会去看他两次,这一次脾气一来,我差不多三个月没有去。一天,忽然接到王世襄电话,说:“你怎么最近没来了?哪天你开车来,我们一起去找个小馆子吃饭去。”

周末,我们夫妇开车去了,接上他和儿子敦煌。他带我们到马甸桥北面的一个小胡同,走进一家小店。他说,张中行原来住在这里,他们常在这里吃饭,张中行去世后他再也没有来过。

小店实际上是一个单位的招待所,他说菜做得不错。那一次,他坚决要请客,还多点了几个,打包带回。我吃吃,也没觉得太好,可他就是喜欢,这大概就是美食家与我们这些吃货的差异。

过了一段时间,王世襄又打来电话,还是想去吃老北京菜。这一次,是在三元桥国际展览中心西侧马路的一家老北京饭馆。有几道菜,他觉得还不错,高高兴兴地与小店老板合影。

二〇〇三年秋天令王世襄悲欣相交。相依为命、患难与共近六十年的夫人袁荃猷,因病于十月二十九日故去。同一天,世界著名的文化奖项之一——荷兰克劳斯亲王奖,将最高荣誉奖颁发给王世襄,奖金为十万欧元。

该年此奖的主题是“工艺的生存与创新”,所关注的是对传统工艺和手工制品的改进。把最高荣誉奖颁发给王世襄,正是为了表彰他“对中国工艺的专业与创新性的研究”。随后,在北京嘉德秋季拍卖会上,“王世襄袁荃猷藏品”成了炙手可热的珍品。一把唐代“大圣遗音”古琴,竟拍到了八百多万元,两人的藏品一共拍到了六千多万元。重要的并不在拍卖价格,更在于痴爱文化的他们夫妇,在多年沉寂之后,终于在新的世纪达到了声名的鼎盛。这是时间给这位九旬老人的最好回报。

为这次获奖,我去采访他,他的一句话令我感动:“我这个人,热爱文化爱到了极点。不管在什么时候,都关注文化。一个时代,需要一些文化人。”

谈王世襄,不能不谈袁荃猷。袁荃猷与之相伴一生,是王世襄的福分。有她的辅助,有她的无怨无悔,患难与共,王世襄才以坚韧毅力支撑自己做别人无法做的事情,最后成了真正的赢家。

袁荃猷性格与王世襄颇为相似,喜欢直言不讳,从不遮掩。进入新千年,我们要搬新居,请王世襄为我们写副对联。老头想得很认真,把我和应红的“辉”与“红”都做进去。我去取,第一次见他写斗大的字,内容一看,全是溢美之词,吓了我一大跳,哪里敢挂出来?我连说不行。硬要王世襄重新写,老头恐怕没有遇到过我这么不懂事的人,颇有难为之意,还是袁荃猷在一旁打圆场,说是不太好,劝他另外再想一副。几天后,王世襄打来电话,说写好了,让我去取,这一次还是做字联,内容与景色相关,总算圆满。

王世襄在二〇〇六年开始写最后一个系列长文,题为《延续中华鸽文化,抢救保护传统观赏鸽》。一天,他打来电话,说开始写这组文章,想在《北京晚报》副刊上连载,希望我帮忙联系。我曾在《北京晚报》副刊工作过,与时任副刊主编高立林是老朋友。我找到他,两人同去看望王世襄,谈妥此事。每次写完,我去取,请朋友录入,我校订后再发给高立林。

开始写作最后这篇长文时,王世襄已是九十二岁高龄。二〇〇七年去看他,还能站起来,走到阳台书架前,独自取出很沉的画册。之后,他身体越来越弱,很快住进医院,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去世。享年九十五岁。

记忆碎片,零零星星,故曰东鳞西爪。

小说

走着走着,爸爸说:“要下雨了。”

海兰花说:“你怎么会知道呢?”

爸爸说:“天空有鸟飞过来了。下雨前,藏在沙漠里边的虫子会爬出来,小鸟飞过来吃这些虫子。”

海兰花抬头看,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,阳光强烈,哪儿有雨呢?就在这时候,沙漠远处传来闷闷的雷声,随着响雷,那边的天空变成了灰色,云层翻滚变成黑色。云层越来越低,白色的沙漠变成深灰色,说话间黑云来到了他们头顶。

爸爸说:“你们快下马,把衣服脱掉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爸爸已经脱掉裤子,只剩下灰色的裤衩。他帮助巴根和江格尔把衣裤脱掉,他俩没裤衩,

光着身子。爸爸在沙子里嗖嗖挖了一个大坑,在坑里铺上雨衣,他说:“我们准备接雨水吧。”

黑云好像看到爸爸准备好了,立刻把雨点洒下来——噼里啪啦,噼里啪啦,雨点大而密集。他们哥两个,包括爸爸都光着膀子,海兰花穿着裤衩和小背心被雨浇。

他们高兴地站在雨水里,举起双臂迎接雨水,洗脸洗脖子洗脚。他们张大嘴,让雨水落在嘴里,哦哦哦地在嘴里洗漱,啪地吐出去。滚烫的沙漠在雨水里变得清凉。雨下着,爸爸把他们四人摊在沙漠上的衣服拎起来,用手把衣服里的水拧到铺着雨衣的大坑里,然后再把衣服铺在沙漠上接雨水。就这样,衣服拧了两三遍,那个像大黑铁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27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

《乌兰牧骑的孩子》节选

锅一样雨衣做的坑里的水已经满了,天也晴了。太阳不慌不忙地走出来,照耀沙漠。

沙漠上,雨滴刚才还在跳来跳去,现在变得安静,好像是两个地方。沙漠变得干净,还有香味,被雨水冲刷过的沙粒变得亮晶晶的。

爸爸说:“我们有一坑水了,不怕没水喝。”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27

乔忠延 著



《幸福从安全出发》节选

从无房居住到建房居住,经过了5000余年啊!这中间还有没有其他的居住方式,有,我们可以从一则故事体会一下。

这则故事和帝尧有关。帝尧非常虚心好学,他当头领为天下民众殚精竭虑,俯首办事,还怕办不好,经常听取民众意见,改进做法。闻知许由是位学识渊博的贤士,他便驾一

叶小舟从汾水划行前去,估计到了颍水河,拨转船头,用力猛撑,进入花木葱茏的溪流。溪水清澈,曲折回环,船往上行,山色更深,清水更幽。

这时,隐隐约约有一阵山歌随风飘来,帝尧停船仔细一听,歌声在岸边的山上。他拴住船,从藤萝丛中爬上山顶,一位瘦高的先生站在崖边轻声吟唱,帝尧前去和藹地问:

“请问您是不是许由学士?”

那位先生眯眼笑着问:“你可是仁君尧王?”

二人会心地笑了,笑着坐在山巅纵论天下大事。许由不愧为学士,上知天文,下晓地理,通古达今,事事都有主见。听得帝尧连连点头,伏地就拜,兴奋地说:“我可找到贤才了!”

然而,说到禅让帝位,让他总领天下,许由却猛然绷紧了脸,连忙谢绝。他说:“山村匹夫,闲散惯了,治国岂不烦了我的心胸。”

一边说着,一边摇头,匆匆忙忙走远了。走得风快,帝尧赶紧慢慢赶不见了许由的身影。往前再赶,来到了颍水河边。对面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头,赶着个小牛犊过来了,帝尧上前,欠身施礼,问那老者:

“您见到许由学士吗?”

老者没好气地说:“见了,怎么没见?在前头河边洗耳朵呢,差点把我的牛犊污染了!”

问及详情,才听老者抱怨,许由说尧王让位给他污染了他的耳朵,跑到河边洗涮来了。

故事